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金库

(1901–2003)

Rare Edition of All Previons Winners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

人民日报出版社

Rare Edition of All Previous Winners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金库

·小说卷·（修订版）

（第八卷）

林 杉　宋桂芳 选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海因里希·伯尔（1972年获奖　德国）

岸　　上 …… (3)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 (16)

干粮袋历险记 …… (29)

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获奖　澳大利亚）

疣的寿命…… (43)

一　杯　茶 …… (72)

埃温德·约翰逊（1974年获奖　瑞典）

藏火的人 …… (107)

卡　　莉…… (116)

到斯巴达去的牧神…… (124)

三十年代的一个降临节…… (139)

哈里·埃德蒙·马丁松（1974年获奖　瑞典）

萍踪拾鸿 …… (162)

索尔·贝娄（1976年获奖　美国）

未 来 父 亲 …… (211)
冈札加的手稿 …… (227)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78年获奖　美国）

扫烟囱工人黑雅什 …… (267)
戴比尔和魔鬼 …… (275)
傻瓜吉姆佩尔 …… (287)

1972年获奖作家

·德　国·

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oll

1917—1986

海因里希·伯尔，生于德国科隆，他父亲是个细木雕刻匠，伯尔是这个小有资产的手艺人的第八个儿子。

中学毕业后伯尔便在当地一家书店当学徒，这个时候他爱上了文学并进行写作的尝试。1939年他进入科隆大学德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学业未竟，二战爆发，他即被征入法西斯军队中服役，先后在法国、前苏联、罗马尼亚等地作战，1945年初被盟军俘虏，第二年被遣返回国，继续他在科隆大学的学业。

这时伯尔开始写作生涯，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出版于1949年。伯尔早期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二次世界大战，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能使人们从恐怖的战争中去认识过去、清算历史，在痛苦的回忆中开始新生活。

进入五十年代之后，伯尔的创作视野不断开阔，这一时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流浪者，你若来到斯巴……》(1950)、长篇小说《一声不吭》(1953)、《九点半打台球》(1959)、《小丑之见》(1963)等，这些作品触及现实生活中种种实际问题，反映小人物在战后的不幸遭遇。六七十年代以来，伯尔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关注生活中普通百姓的命运，对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如长篇小说《和一个妇人的合影》(1971)、《结束使命》(1960)等。

1972年伯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奖后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和他逝世前付梓的长篇小说《面对大河秀色的女人们》。

岸　上

从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绝望。可当时，几天前，我有了体会。我觉得世界突然变得灰溜溜的、黯然失色，我对一切的一切全都无动于衷，喉咙里憋得难受，心想全完了，毫无出路，无可挽救。因为我把我们全家的票证都给丢了，而局里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给我补发的；到黑市上去买我们已无能为力，偷呢，我真不愿去偷，而且，给这么多人去偷也不可能。妈妈、爸爸、两个大孩子卡尔和格莱特、我，还有那个还在吃奶的小不点儿。母亲配给卡和爸爸的重劳动配给卡都给丢了，全丢了，整整一包，我在电车上突然发觉东西丢了，根本没有去找，也没有去问人。反正也是白费气力，我想，谁会把捡到的票证交出来呢，而且是那么多，有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

这时，我明白什么叫绝望了。我提前好几站下了车，马上向莱茵河走去；我想去投河。可是，当我来到光秃秃、冷清清的大道，看到灰色的平静的河水，我就想，投河自尽并不简单，不过我想要这么做。我想，这一定要好久好久才能死去，而我却愿意迅速突然死亡。反正我是有家回不去了。妈妈会简

直毫无办法，爸爸会狠狠揍我一顿，并且会说，真丢人，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快十七岁了，什么都不会干，连黑市交易也不会，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叫他去排队买猪油，竟把全部票证都丢了。猪油也没有买到。我排了三个小时，猪油都卖完了。不过，爸爸、妈妈那里也许很快就会过去。只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没有人会给我们什么东西。经济局的人会嘲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丢过几张配给卡，我们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了，而去偷呢，给那么多人去偷是不行的……

不，我必须跳河，因为要扑到美国佬又大又重的汽车下去，我可没有这个勇气。有许许多多汽车沿着莱茵河行驶，可林荫大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街上光秃秃、冷清清的，从水流湍急的河上吹来一股阴冷的寒风。我一直向前走去，之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很快就已走到林荫大道的尽头。树木在我身旁一闪而过，像一根根短棍一样倒下消失了，我不想回头一看。我就这样很快地跑到林荫大道的尽头，那儿莱茵河河面变得开阔一些，有一个停靠游船的码头，再过去一些就是那座已被炸毁的桥梁。那儿也没有一个人，只是那前边游船码头上，有个美国兵坐在那里看着河水。他蹲在那里，样子很滑稽。他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坐在石头上大概太冷了，于是他就这样蹲着，把价钱很贵的香烟头往水里扔。我心里想，每个烟头都相当于半个面包。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抽烟，可是美国兵全都是香烟抽到四分之一，就把余下的一段扔掉了。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家伙真不赖，我心想，他肚皮不饿，没有丢掉配给卡，

每扔一个烟头等于把三马克七十五芬尼扔进了阴冷的灰蒙蒙的莱茵河。我要是他的话，我想，我就坐在火炉旁喝咖啡，不会蹲在寒冷的莱茵河畔瞅着污浊的河水……

我继续跑；是的，我相信我是在跑。关于那个美国兵的想法在脑海中匆匆闪过，我非常羡慕他，我对他羡慕得要死。后来我又往前走或往前跑，我记不清了，一直到那座炸毁的桥边，我心想，从上面跳下去就万事大吉，很快就会完事。我曾经读到过，慢慢地走到水里去淹死自己是不容易的。必须从高处跳下去，这才是上策。于是我就向断桥奔去。那儿没有工人。也许他们罢工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寒冷，没法在室外的桥上干活。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美国兵，我根本就没有回头看。

不，我想，毫无办法，毫无希望了，没有一个人会把那些票证补发给我们，那也太多了，爸爸妈妈，两个大孩，小不点儿和我，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不能再犹豫了，快跳河吧，这样他们至少就少了一个吃饭的人。天气很冷，在莱茵河边林荫大道上，寒风呼啸，光秃的树枝从夏天长得那么漂亮的树木上掉落下来。

爬上断桥很吃力，他们把桥面的沥青残余敲掉了，只剩下空架子，上面架设了一条小铁路，大概是用来运走瓦砾的。

我小心翼翼地向桥上攀登。我冷得要命，并且害怕摔下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想，你既然想要投河自尽，却又害怕掉下去，这可真是荒唐可笑。要是从这儿摔到马路上或

废墟堆上，你也是死，这不很好吗，你不是想死吗？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我说不出来。我就是想跳河，不想摔得粉身碎骨，我想，那样会非常痛苦，或许一下子还死不了，而我不愿有痛苦。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爬上光秃秃的桥，一直到前面、最前面铁轨伸到头的地方。我站在那里看着汩汩地流着的混浊的河水，我站在最前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感到绝望，我突然明白绝望是件好事，绝望很甜蜜，没有什么，它什么也不是，一个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了。莱茵河水挺高，混浊阴冷，我朝着水面看了好久，看到那个美国兵一直还蹲在那儿，而且确实把一个昂贵的烟头扔进水里。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离我这么近，比我想象的要近得多，我再次扫了整条光秃秃的林荫大道一眼，然后又突然向莱茵河看去，昏沉沉地只觉得天旋地转，之后我就摔下去了！我只还记得，最后片刻我想到妈妈，也许我一死比丢掉票证更糟糕，全部票证……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大孩的，小不点儿的，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还有……是的……是的，还有我的配给卡，而我却是个只会白吃饭的窝囊废，连黑市交易也不会……

我蹲在污浊的莱茵河边盯着河水出神，肯定已有一个小时了。我老是想到那个金发婆娘格特鲁德，她已把我弄得神魂颠倒。该死的，我一面想一边把我的香烟吐到莱茵河里，跳下去，跳进污泥浊水，让河水把你冲走……冲到荷兰，是的，然后再……嗯，冲进运河，直到留在海底深处。周围没有一个

人，河水把我弄得神魂不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河水，心里老是在想那个漂亮女人，她不想要我。对，她不要我，我完全清楚，同她决成不了事。河水使我摆脱不开，叫我心烦。该死的，我想，跳下去，你就永远摆脱了这些该死的娘们，跳下去，跳下去……

这时，我听到有人像发疯似地沿着林荫大道奔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这样奔跑。他是在奔向毁灭，我一边想一边又朝水面上望去，可是岸上那阒无一人的林荫道上的脚步声又叫我举目向上看去，我看见那个男孩奔上断桥，心想准是有人在追捕他，但愿他能逃脱，不管他是偷了东西还是干了什么事。一个瘦高个男孩，跑路的神态像是神志不清似的。我又向水面上望去，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该死的，你还等什么，快跳下去，耳边响起悄悄的声音……你永远不会得到她，永远不会，跳下去，让污泥浊水把你送往荷兰，该死的，我把第三支烟吐进水里。

天哪，我想，你在这个国家里干啥，这个国家简直疯了，人人都只是想弄到香烟。这个可怕的疯狂的国家已没有桥梁，没有色彩，根本没有色彩，该死的，只有灰色。人人都忙忙碌碌，天知道为什么。这个婆娘，这个长腿的疯女人你永远也得不到，即使用一百万支香烟也得不到她，该死的。

可就在此时，我听到这个神志错乱的男孩爬到上面桥上去了。铁架在他那钉有钉子的靴子下发出低沉的声音，这个疯孩子一直爬到最前头，站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也盯着灰不溜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的浊浪看，我突然明白了，并没有人在追捕他，而是他……该死的，我想，他想投河！我大吃一惊，眼睛只是看着这个疯男孩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地站在上面断桥上，心里以为他有些动摇……

我把第四支烟自动地吐进莱茵河，眼睛一直还不离开上面那个人，我的心凉了半截，吓得要死。这个男孩，这个半大小子，他究竟会有什么苦恼，我想。失恋的苦恼，我想，我至少以为自己笑了，我不知道是否如此。这个半大小子会有失恋的苦恼么，我想。河水沉默不语，一片沉寂，我相信自己听得见上面那个男孩的呼吸声。他一直还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断桥上。该死的，我想，不能这样，我想喊，可接着我想，你会使他受惊的，准会使他坠落。周围显得格外静谧，我们两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对着灰不溜丢的污浊的河水。

后来，天哪，他盯着我，确实盯着我，我一直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扑通，那个疯子果真掉进水里啦！

这时，我真的清醒了，该死的，我立刻甩掉上衣和帽子，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游起来，非常困难，幸好水流把他向我冲过来。接着，他突然又消失了，沉到水下，该死的，我的鞋子灌满了水，像铅一样垂在我的脚上，我的衬衣也像铅一样沉重，河水很凉，冰凉，那个男孩已无影无踪了……该死的，我便游起来，接着踩了一会儿水，大声喊叫，是的，我大声喊叫……该死的，这时那个男孩浮上来了，他已经顺流而下漂了一段路，我未曾想到水会流得那么湍急。现在，当我看到这个无

生命的一团东西在灰色污水中漂流，吓得我身上发热，该死的，我追赶他，离他不到两步远，那头黄得耀眼的头发已看得分明，这时他又不见了，干脆消失了，该死的……可是，我只是频频点头，老天爷，我抓到他了……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抓到他时我浑身顿时感到多么轻松自在。就在莱茵河中间，只有冰凉灰色的脏水，我像铅一样沉重冰冷，可我却感到轻松起来。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这已经过去了……我侧身拽住他，慢慢横渡过河向岸边游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岸离得多近……

该死的，我已顾不上感到寒冷和唉声叹气，尽管我难受得要死。我喝了不少水，脏水叫我恶心得要吐，但我好好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抓起他的双臂来回摇动，摇呀，摇呀；始终合乎规范，而我身上变得十分热起来……岸上连个鬼影子都不见，没有一个人看到这桩事情。后来，男孩张开眼睛，该死的，一双像儿童似的天蓝色眼睛，天呀，他吐出水来，吐个不停……该死的，我想，这孩子肚子里难道除了水就没别的东西，可除了水确实没有其他东西，他觉得还应当笑一笑，这孩子竟向我微笑……

这时我觉得冷得要命，因为身上还穿着湿衣服，我想，你会生病的，而他也浑身哆嗦，好像一只猫在呕吐。

于是，我把他拽起来，说："走，孩子，……跑……"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拖着他爬上斜坡，他在我怀里像个木偶似地软绵绵地摇晃，后来他又一次站住，又一次吐出脏水，全是

污浊的灰色莱茵河水，在这之后，他就能跑得好一些了……

该死的，我想，他得暖暖身子，你也得暖暖身子，最后我们拔腿飞奔，一直跑到上面林荫道上，过了林荫大道还跑了一段路。我感到全身都暖和起来，可那个孩子一直还像猫一样浑身颤抖。该死的，我想，他得到屋里去，然后躺上床，可那儿没有房屋，只有几堆瓦砾堆和铁轨，而且这时天也黑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开来了一辆汽车，是我们部队的车子，一辆小汽车，于是我赶紧奔上马路，挥动手臂。汽车起先继续向前行驶，车里是一个黑人，但我大声喊道："哈罗，小伙子……"我身上没有穿外套，头上也没有戴帽子，他一定是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也是美国来的。于是他停下了，我把男孩拖过来，黑人摇了摇头，说："可怜的孩子，掉到水里啦?"

"是的，"我说，"开车吧，快开!"说完就把我的宿营地告诉他。

男孩坐在我身旁，又发出苦笑，我觉得非常可笑，我给他摸了摸脉搏，完全正常……

"再快一点!"我向黑人喊道。他转过头来，咧嘴笑了一笑，确实把车子开得更快了，在这当中我不断地说："向左，向右，再向右"等等，一直到我们所在的宿营地停下……

帕特和弗烈迪正站在过道里，他们看见我进来，就笑起来："老弟，难道这就是你的心上人格特鲁德?"可我对他们嚷道："别笑啦，哥儿们，帮我一把，这孩子是我从莱茵河里救上来的。"他们帮我把他抬到我们——帕特和我——的房间，

我对弗烈迪说："去给我们煮杯咖啡。"然后我把他扔到床上，把他的湿衣服扒下来，用我的浴巾替他搓了很长时间。该死的，这小子真瘦，瘦极了……像……像……该死的，看上去像是一根长长的白面条……

"帕特，"我说，因为帕特正站在旁边，"你来继续搓，我得把衣服脱了。"该死的，我也湿得像只猫，心里非常害怕会得病。帕特把浴巾给我，因为床上那个瘦高个男孩身上现在已通红，活像刚出世的婴儿，而且他又笑了……帕特给他号脉，说："：不错，乔尼，没有什么，我相信……"

伙计们都好极了，弗烈迪给我们送来咖啡，帕特把自己的内衣送给男孩。男孩躺在床上、喝咖啡、微笑。我和帕特坐在椅子上，弗烈迪走了，我相信他又是找女人去了……

啊，我想，刚才这一阵子是多么紧张呀，可是结果万事大吉，谢天谢地！

帕特把一支香烟塞进男孩口中，他使劲地抽着。这帮德国人，我想，全都像疯子一样抽烟，他们叼着烟卷，好像是自己的命根子，脸上的模样完全变了。是的，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外套还在那下边河岸上，外套里有那张照片，还有我的帽子，去他的，我想，我还要那种照片干啥……

屋子里十分宁静，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帕特又给了他一个面包和一听牛肉，并且一再地给他斟咖啡……

"帕特，"在这之后我说，并且也给自己点燃一支烟，帕特，你看能不能问他为什么要投河……"

“好，”帕特说，接着问了他。

那孩子样子十分奇怪地看着我们，然后对我说了什么。我看看帕特，帕特耸了耸肩。“他说什么食品，可是有一个词我不明白，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词?”我问。

“票证，”帕特说。

“票证?”我问男孩。

他点点头，又说了一个词。帕特说：“他把那东西丢了……这玩意儿，这票证……”

“票证，帕特，这是什么?”我问。

但帕特也不知道。

“票证，”我用德语对男孩说，“这是什么?”这句话我会用德语讲得很好，我也会讲失恋的苦闷，别的就不会了，这都是那个混帐婆娘教给我的……

男孩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然后用他的细指头在床头柜桌面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四方形，并说：“纸”。

我也听懂了纸这个词，我想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噢，”我说，“护照，你把护照丢了。”

“不，”他说，“票证。”

“该死的，帕特，”我说，“这个票证把我完全搞糊涂了。一定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他为此而不得不跳河。”

帕特又给每个人斟满了一杯，可是这该死的票证却使我不得安宁。天哪，我可亲眼看这个半大小子默不作声、一动不动

地站在那上面的断桥口，扑通！真该死。

“帕特，”我说，“你去查一查，你不是有一本词典吗。”

“对，”帕特说罢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词典。

在那当中，我向男孩点点头，又给了他一支烟，真该死，他把那一听牛肉全吃了，还有所有的面包，咖啡对他确实管用。这些小伙子抽烟的样子真叫人吃惊，像发疯似地，而我们只有在战时遇到紧急情况时才会那样抽烟。他们始终还是像战争时期那样抽烟，这帮德国人……

“哈哈，”帕特喊道，“有了。”他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一封信，把邮票指给男孩看，但他只是摇头，甚至还笑一笑……

“不，”他说，又把那个古怪的词讲了一遍，为此他竟跳了河，而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等一等，”帕特说，“有了，有个词叫‘食品配给卡’。”他热忱地翻阅他的词典。

“你还饿吗？”我向男孩打手势说。但他使劲播了摇头，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活见鬼，他们真能喝咖啡，整桶地喝，我想……

“他妈的，”帕特喊道。“这帮编词典的人，这帮编词典的混帐，这帮编词典的混帐王八蛋，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这跳了河，而词典却连这个词都没有。”

“孩子，”我对男孩说，当然是用美国话，“平心静气地说这是什么，我们都是人，彼此会了解的。你告诉他，告诉帕特，”我指了指帕特，“平心静气地告诉他。”帕特笑了，但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